

T 5424/3221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四庫全書
補遺

語錄

辨學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
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
矣後世學者寔失其宗不知中之所在而槩以
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

其原蓋淫於佛氏空覺極圓之說以無善為心體以天生蒸民本有之性悉掃而空之其弊至於率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尤自以為無礙也聖學之秦蕪可勝慨哉少墟馮公潛心理學積有歲年精一之功入於無間近得其所與諸門人辨學錄讀之直指心之理為道心以心之覺為人心道心非無覺以覺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

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儒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總是一箇善為總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

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脈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叅此學於十餘年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理愈深辨學愈暫頃者不敏叨撫榆陽得以所學知

止一宗遠來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萬歷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

其徒賢知之過者寢淫竄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言

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率仲好為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關切之所在而剖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錄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

張孝廉心虞傳其錄者張右丞憲周仲好有訂
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關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
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
無辨辨不可無錄錄不可無傳矣

又

余自秦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錄迫余序
之余所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
諾耳久之得全錄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
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

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知妙圓體自空
宗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
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
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
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
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
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簧

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
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噬
人之獸可為瞿夷比丘十千之魚盡為刳利天
子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
息路絕天理盡見曰心法起滅天地朱子惜其
明心而曾不得心為之用見性而曾不得性為
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為性而非義理之性
以惟危之人心為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之
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
何殊此其學術視吾儒本原若緇素然又安往
而不謬哉吾儒萬物皆備于我而釋惡外物吾
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釋以理為障吾儒學不
躡等而釋病其迂一起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
其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
文所云抑自覺其陋而更出己意益求前人所
不及者入之而諱其恠幻鄙俚之談如朱紫陽
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念佛免罪為聖人大
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遷謫時刻地說禪

者有謂識透即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自罪惡是禪學且為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于輪迴因果之事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衆生方了菩提衆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為也昔鷺湖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馬可矣無求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馬是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

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既得欄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辨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截儒得聖人之下截是以下學上達為二學也曰儒釋本同而末異是以物

有本末為二物也無為貴辨矣仲好直窮其本之不同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斷芟夷蘊崇之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其詳具遺書語錄文集中而本朝惟羅文莊困知記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傳即銳然志於聖學先後從敬菴魯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柱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錄學會約善利圖說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錄一書尤先生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

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本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罟獲陷窞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自在而行彼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飄不繫之舟試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惓惓欲人求之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

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閭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興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

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金之閭汶魯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
孳孳總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
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
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
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
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
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
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道心即心即矩
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
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
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槩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

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
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
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
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
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
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
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
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
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
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果至今
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
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道心
吾儒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
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

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况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况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

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摠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邪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

本體也。今欲一切摠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况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摠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又况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日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宜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麼便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君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既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問人心一槩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

右十六章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

惡如莛字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
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
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
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于佛氏
無善之說而又不肯抹撥吾儒善字于是不得
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
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
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
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
乃所謂善之善兩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
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
無善之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
原是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
之說或亦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
為善雖善亦私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

辨學錄
有意為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無惡。善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也。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有其善，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一字，病痛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為名之心為善，或以為利之心為善，或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假

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為善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至于私，則善于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益助其病而速之亡乎。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為無善以藥人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

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為清之清源之清為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

右二十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外國有君子必有小人至

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外患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內無外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字下得有毒道字占得地步堯千古大聖人也稱之原非譽而曰譽令人不敢開口矣故曰毒堯桀

兩忘原非道而曰道雖自己占地步其如害道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日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蹶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關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矣。無善之善其說蓋本之此。嗚呼以不可道為道以不德為德以無善為善則善者為有善之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絀而小人肆矣。

右二十四章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一家不知人心原是活的心之神明原不可測如無一分公心便有一分私心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公私理欲原相為貞勝原不容並立原無一切俱無之理今却欲無無亦無不知公心一無私心便有善心一無惡心便有無者真自信其無有者又不覺其有一不覺其有雖流禍至于不可揀藥而亦不自覺矣是無無亦無之說徒陰縱私欲而使之長也豈能無無亦無

哉

右二十五章

君子無心于功名却有心于斯世小人無心于斯世却有心于功名

右二十六章

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無主以公為主則私之物自無矣以理為主則欲之物自無矣譬如太陽當空則魍魎自息主翁在室則僕隸自馴若懲魍魎而併揜太陽懲僕隸而併逐主翁吾惧其魍魎愈熾而僕隸愈縱橫也是誰之過與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人心不可無主之說也

右二十七章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揔只是一箇善為揔只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

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日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孳孳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右二十八章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心為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槩曰有意，槩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右二十九章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有善之善，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奇矣。

右三十章

異端之說陽欲高出吾儒陰實左袒世俗此所以嗜好者多且世俗之人有明白好利忘義者亦有內好利而外假仁義者這等人自己不喻義為善而又忌他人之喻義為善心欲非之而無其辭今一旦倡為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而又極稱無無亦無之說以伸其辨彼世俗之人聞此言欣然得借以非人益欣然得借以自便如此豈有不嗜好之理彼其說誠有以陰中其心故也其他如聖人不仁伯夷死名一切無礙之類未易枚舉摠只是左袒世俗此所以學異端者多好利敗名非其人甘于不肖亦其說自誤之耳

右三十一章

易曰易有太極又曰無思無為若曰這箇太極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思無為若不說出箇易有太極而第曰無思無為不知無思無為的是箇何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曰這箇物則乃天地間

自然的道理故曰無聲無臭若不說出箇有物有則而第曰無聲無臭不知無聲無臭的又是箇何物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與佛氏不同若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也有是理乎講的雖是吾儒的話頭其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或曰中庸引無聲無臭亦不曾說出物則何也曰中庸雖不曾說出物

則不知所謂德所謂敬信所謂篤恭者是何物耶若丟過德丟過敬信篤恭而直曰無聲無臭有是理乎孔子曰毋意又曰誠意曰無知又曰致知若曰必誠意而後能毋意必致知而後能無知也必毋意而後見其真能誠意必無知而後見其真能致知也故曰誠無為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無為却有誠雖無知識却有帝則若丟過誠意而專講無意丟過致知而專講無知則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慈湖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可謂
千古名言惜乎以無意為宗而不信誠意令人
有餘恨也

右三十二章

吾儒之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異端之言
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恰似一樣不知吾儒所
謂太極指實理而言異端所謂有物指谷神元
牝而言不可不辨

右三十三章

自異學言無而世儒多爭言無以為精微奧妙
不知精微奧妙處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
極敢道這有之一字說他不精微奧妙不得

右三十四章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此堯舜首開萬世教學
之原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五箇有字何等明白而異學
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
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

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後知聖人之為慮
遠而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右三十五章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
為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之性命
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脩道之教脩此者
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為故曰
無思無為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無
為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奧妙曰有親有義有別
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平即奇即顯即
微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
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

右三十六章

問無思無為大意曰無思無為何思何慮此吾
儒之微言也而混佛者亦多喜談之不可不辨
昔有一士人問某公無思無為之說者答曰汝
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

眠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其人聞其言大悅不知這等講無思無為便是佛氏之旨或問如何是吾儒之旨曰不過就某公之言下一轉語耳曰目自能視視自能明耳自能聽聽自能聰饑來自能喫飯喫飯自能知味倦來自能眠眠自能知節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如此講無思無為便是吾儒之旨此毫釐千里之辨也何也彼只說目自能視更不說論理之可視不可視有

這箇明的道理只說耳自能聽更不說論理之可聽不可聽有這箇聰的道理只說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喫不可喫有這箇知味知節的道理若曰一論不可便是有揀擇心有分別心有取捨心便是有思有為便不是了不知目雖自能視耳雖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這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理

原都是天生來隨耳目口體自然有的豈待思
豈待為豈有所揀擇分別取舍于其間哉其公
之言未嘗不是只是丟過理字空說目能視耳
能聽饑來能喫飯倦來能眠單在氣質情欲上
說所以為異端所以悞人耳且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全在此理之一字若不論理則禽
獸目亦自能視耳亦自能聽饑來亦自能食倦
來亦自能眠亦無思無為人與物何以辨別而
人又何以參三才而稱靈于萬物哉故曰此毫

釐千里之辨也且如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
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步子
遂以此為真性遂把吾儒這箇理字以為出于
有思有為出于偽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莊子
以仁義為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
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箇見孺子而怵惕覩親
骸而顙泚不忍齧觶之牛不屑嘖蹴之食之類
以提醒世迷見得吾儒這箇理字也是天生來

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功夫千言萬語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指的是理異端指的是欲各人宗旨不同若不察而第曰均講無思無為均講何思何慮是以吾儒之微言為異端之口實也其不至于援儒入佛推佛附儒者幾希

右三十七章

問如何是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曰今人乍見大賓承大祭雖甚放肆之人未有不竦然起敬者有思乎有為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雖費思為不過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耳至于已饑思食已溺思拯有思乎有為乎禹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也稷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也亦只是思這箇無思的道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有思乎有為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只是為這箇

無為的道理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此千古聖學
真傳不然起頭一步先錯縱思為到底只成就
得一箇五霸假之學問思為愈熟真心愈喪

右三十八章

問守與化曰守之又守以至于化便是化如既
得後便湏放開不然却是守如此是化可為
也自以為得便是無所得一放開便是半途而
廢便是功虧一簣便不是化化只是守到純熟
相忘處非越過守別求化也守與化功夫雖有

生熟之別却不是判然兩條路或者又云既得
後不可放開太早不知只一放開便不是說不
得遲早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若孔子說我得矣便放
開便是踰矩文王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
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
以敢于放開卒至于流弊不可言

右三十九章

只說放開便是無所得譬之古人寫字雖寫到

縱橫變化無所不妙處只是熟了其實不是放
 開羲之醉後寫蘭亭只是羲之把一生精神都
 着在字上一息不曾放開所以入于神化而不
 自知此正見羲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
 學可知

右四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越過大
 字說不得化越過聖字說不得不可知

右四十一章

論學當先辨宗旨明白功夫才能不差仙家
 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宗
 旨全不相干只是後世高明之士講學不精見
 理不透誤混而為一一混而為一遂令人難以
 分辨毋論信佛者即吾儒中闢佛者亦多以上
 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脩歸儒
 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
 名為闢佛適以尊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
 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

功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
出其上而夫子由下學方能至也可乎脩而不
悟豈曰真脩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
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脩也默而識之
非悟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亦吾儒頓悟漸
脩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于心性安所稱王
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
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脩
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粗

也有是理哉故曰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
以小儒也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
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
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脩而言頓悟
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惟其論心論性所悟所達
處宗旨與吾儒異所以彼法中原無用此下學
漸脩經世宰物之功非舍也况宗旨一異即用
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亦與吾儒不同又何
論舍不舍也又况宗旨一異豈止舍下學舍漸

脩舍經世宰物若曰達無所達悟無所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上達頓悟明心見性亦欲舍之矣况學與脩哉而又何經世宰物之與有故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旨不明而徒嘵嘵于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

右四十二章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

矣倘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慚脩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揔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蹈

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且儒佛既混于是談
儒者稍求精便悞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
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
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
入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
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雖
大奸巨惡亦難以遽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向
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則談儒者安得
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

何所借以肆其毀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
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
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况吾儒
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
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如此是
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
左哉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
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
異夫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強而同之而曰不

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為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為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說。蓋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無庸辨矣。

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

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佗別是一般話。說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

動的這箇言雖說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說不論道理不論功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有宗門有教門宗

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教不相關由教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為教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又為空縛為法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脫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聞見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彼以為欲障固是至

為空縛為法縛彼又以為理障而惟有無不立
脫縛雙遣後為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
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說的恰似元妙不知
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
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
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
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為障原不用功夫安得
不以教為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
無銜轡安得不自悞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
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
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
煩吾儒之覩縷也

右四十四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
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
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
儒之說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說則似之以為
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

觀故能觀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觀而所以能觀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觀。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寔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觀而天命真觀之理已具。無觀故能觀以無觀而有觀之理也。耳雖無聞而有觀之理也。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覺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觀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觀之理亦不可得而觀。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

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為無已發之和不為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

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

六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所以不得不說無念所以不得不說無心

右四十七章

佛氏說空說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說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說的與吾儒未發之

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益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說真空諱無而說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

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說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說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

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諸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決矣

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筭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

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闢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

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
 前此功夫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面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

右五十一章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箇俗人。

右五十二章

問佛氏千言萬語只要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何也。曰然。吾儒說去欲他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他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撥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箇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且使人人人都講天理人欲四字明白便人人都勘破他的。

病痛又安得不併此四字俱欲抹撥也且理欲之辨古聖賢言之甚詳彼欲抹撥理而卒不能抹欲回護欲而卒不能護于是又展轉其說以求勝而曰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欲何可無向所云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知欲明明德欲仁得仁欲字半虛半實指功夫說人欲之欲欲字全實指本體說安得混而為一况明德與仁俱是理欲明明德欲仁俱是在理上用功安得借口說是欲而曰欲不可去也學者雖

終日講寡欲如孟子講無欲如周子尚且不能寡不能無今日欲不可去吾惧其欲之流禍不可言也且天地間理字原是抹撥不得的欲字原是回護不得的彼氏千言萬語徒以自誤耳

右五十三章

問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假仁假義天理即是人欲公貨公色人欲即是天理其說然否曰不然既天理即是人欲便是人欲既人欲即是天理便是天理如何說分別不得且仁義原是天

理假仁假義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貨色原是人欲公貨公色便是天理便不是人欲如此分別益覺明析而反曰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此陰為縱欲滅理之言不可不察也

右五十四章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

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顏子為仁高不驚元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驚元遠寔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也

右五十五章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源頭處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氏
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
所以為聖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
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源
頭處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其端云者謂其
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
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
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